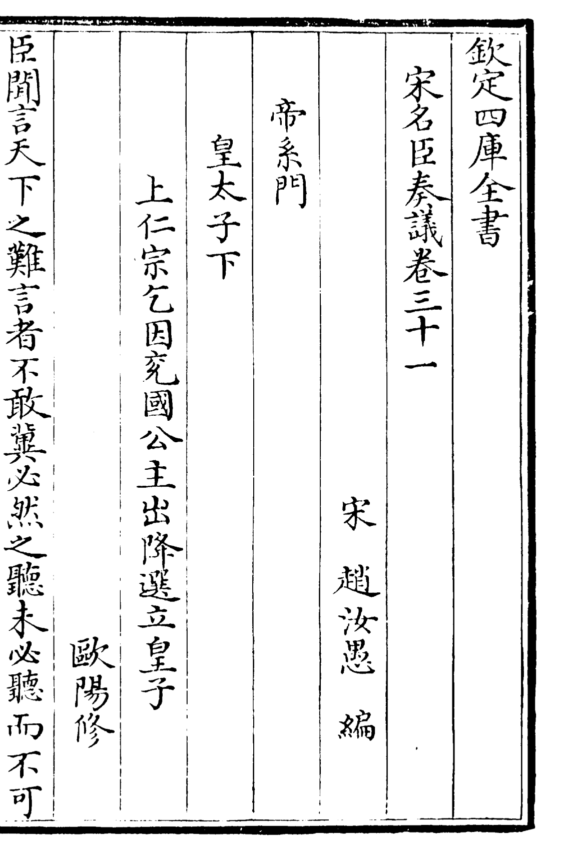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卷三十一

宋　趙汝愚　編

帝系門

皇太子下

上仁宗乞因兖國公主出降選立皇子

歐陽修

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未必聽而不可

不言者所以盡為忠之心況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為言今者伏見兗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為天性於理則一陛下鼎雖未有皇嗣而有公主之愛上慰

聖顔令既出降漸疎左右則陛下萬機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顔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中選材賢可喜者錄為皇子使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卿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閒宴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内也不止宦官宫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

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顔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庭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内則至于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内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也伏惟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羣臣屢

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為儲貳而且養為子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為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斧鉞嘉祐二年八月上時為翰林學士

上仁宗乞擇親賢優以封爵使入侍禁中

吳及

臣聞帝王之治必隆骨肉之愛而以至親夾輔王室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故同姓者國家之屏翰儲副者

天下之根本陛下以海宇之廣宗廟之重而根本未立四方無所係心上下之憂無大於此謂宜發自聖斷擇宗室子以備儲副以服屬議之則莫如親以人望言之則莫如賢兼親賢然後優封爵以寵異之選重厚樸茂之臣以導之聽入侍禁中示欲為後使中外之心悚然瞻望曰宫中有子矣陛下他日有嫡嗣則異其恩禮復令歸邸於理無嫌於義為順弭覬覦之心屬天下之望宗廟長久之策也嘉祐三年二月上時為右正言諫議供職

上仁宗乞表異親賢鞏固王室

包拯

臣伏讀前史見聖王之御天下也初纂大業即建儲貳蓋所以安億兆危疑之心絶中外覬覦之望乃有國之常典而歷代所遵守者也伏自陛下紹隆丕緒已逾三紀仁孝恭儉之德格于上下孜孜求治未甞一日少怠兹固羣臣仰望清光之不暇但以東宫虚位日久天下之心憂危至切雖前後臣寮論列者多矣卒不聞有所

處置未審聖意持久不決者何也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今旣皇嗣未降亦當采詩人磐維之義固天下根本之地不可忽也臣願陛下特出宸斷密與執政大臣協議精擇宗室中親而有德望衆所推重者優以封爵置在左右日加訓誨仍與增補寮屬選用厚重方正之士令就禁邸諭以善道益其聞見如此則不唯表異親賢抑亦鞏固王室可以挫姦雄覬望之意也俟皇嗣誕育則以優禮而進

退之此亦古今之通義陛下何憚而不為哉伏覩藝祖以艱難得天下以聖繼聖傳於陛下垂及百年陛下豈可不念祖宗之業當傳之無窮若乃徇目前之適忽經久之策必稔禍於將來恐非社稷之福也陛下得不留神而熟慮乎臣以疎外之迹累當言責之任今陛下以臣愚直擢在憲府若畏罪不言是上孤陛下委用之意臣不忍為惟陛下審其當否斷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嘉祐四年六月上時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上仁宗乞擇藝祖太宗子孫立為皇子

張述

臣讀書為儒歷覽經史而效官州縣唯有忠義常盡瘁於職業自登朝列伏見皇嗣未立中外憂之十餘年間已五次上書所言皆指陳宗廟社稷可安可危之事自知卑微天聽高邈伏慮衡石程書之時不足感悟宸聽又恐言詞激切觸犯忌諱為左右隱蔽臣伏念三聖實位傳付陛下陛下在位既四十年未有繼嗣陛下曾不

細思之耶若子細思之則憂宗廟社稷俾繼嗣不絶矣若未予細思之耶不當因循委順天命一祖二宗傳付陛下寶位欲其宗廟社稷世世嗣續不絶則陛下方為孝矣臣愚敢引杜太后之言庶激切感悟陛下之心杜太后臨終以藝祖得天下謂無長君所以藝祖得之藝祖奉杜太后之言所以不忍傳之子而傳之太宗是也向使世宗在位更十數年少帝嗣位藝祖豈得有應天順人之事乎陛下當思之陛下昔誕育豫王若天意與

陛下則今已成立矣近聞一年中誕四公主若天意與
陛下則其中有皇子矣上天之意如是陛下合當悟之
陛下在位四十年當其安寧萬歲時宜審擇藝祖太宗
賢子孫且立為皇子但且異其爵位試之官政繫天下
之望陛下詳察有賢德可以傳付則立之所以謹重大
事俾宗廟社稷得其主矣而況天地之大五行休王皆
有數在天地之中固不可逃其數也一旦卒有萬一不
可諱倉皇之際危急之間寶位神器而欲使宮闈左右

中官兩府遞相觀望而一言諫之豈陛下之心輕祖宗之基業如是之易也當陛下安康之時不能擇而為之欲至倉皇之際顧令左右取次諫之此陛下不謹重三聖之基業同尋常之事爾夫繼嗣有賢有不賢則朝政有治有亂宗廟社稷有安有危陛下之心固亦知之矣今陛下在位歲久萬機之政稔聞熟見但欲凝神淵默垂拱仰成威福賞罰雖曰出自朝廷即陛下不專於己賞罰不專於己而威福漸移於下臣愚實憂之書曰惟

辟作福易曰其所由來者漸矣履霜堅氷至葢言漸之不
已則東漢陵夷之禍復見於今矣臣愚生不能有益聖世
所以吐肝瀝膽觸犯忌諱狂言僭説庶有感悟陛下之
心若有所感悟而能擇繼嗣紹隆宗廟社稷俾世世祭
享不絶臣雖赴鼎鑊萬死之日猶生之年而名不朽掛
於忠義之列所求遂矣嘉祐六年六月上時爲職方員外郎提點淮浙銅場

上仁宗乞罷禱祠立副君　　胡宿

臣被旨令爲青詞禱諸陵山川以求儲嗣臣聞漢文帝

二年有司請豫建太子是時文帝已有元子猶對有司稱楚王吳王淮南王皆秉德以陪朕何為不豫哉太祖皇帝感昭憲太后遺言捨魏王而立太宗自開闢以來神武英斷未有如太祖皇帝陛下必待聖嫡然後擬議非居安思危之道願察宗室敦厚慈仁可以為副君者立之則儲貳之分定天下之心安矣欲望聖慈特賜睿斷臣不勝區區之情嘉祐六年上時為翰林學士疏奏遂罷祈禱

上仁宗論皇嗣如已有所屬乞宣示中書密

院奏行　　韓琦

臣竊見近歲以來內外忠孝之臣以陛下臨御四海已四十年而皇嗣未育天下無所係心不避重誅繼有論奏乞於宗室中擇幼而可教者權為嗣陛下慈仁崇儉冠絕今古天監至明非晚必生聖子以為廟社無疆之慶至時宗室中權為嗣者優加職秩使之退就宮邸誠善議也臣愚竊怪陛下何疑而不行之然茲事至大當獨斷於聖心雖至親至近之人不可預議如陛下素有

所屬已得其人則望宣示中書樞密院使奉而行之以慰中外之意若謂賢愚難審選擇當謹則臣曾乞於內中建學取宗室中幼而謹厚勤於為學者置于內學陛下每於聽斷之暇或休假之日親幸學舍觀其道業進退應對長短不年歲間陛下必盡知其能否然後聖慮取其可屬者權而命之則無不當矣臣蒙陛下非次拔擢使待罪宰相思有以報上而事無重於此者故昧死盡言惟聖度寛納則天下幸甚嘉祐六年閏八月上時琦為首相面謝日即奏

此疏

上仁宗乞檢會至和中三狀早賜施行

司馬光

臣先於至和三年通判并州事日曾上言乞陛下早定繼嗣以遏亂源當是之時臣疏遠在外猶不敢隱忠愛死數陳社稷至計况今日侍陛下左右官以諫諍為名竊惟國家至大至急之務無先於此若捨而不言專以冗細之事煩瀆聖聽猒塞職業是臣懷姦以事陛下罪

不容於菹醢伏望陛下取臣鄉時所進三狀少加省察或有可取乞斷自聖志早賜施行如此則天地神祇宗廟社稷羣臣百姓並受其福唯有陛下一言而已嘉祐六年閏八月上時同知諫院光既具劄子復面請之上時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光言沈思良久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爾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光以所言付中書光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諭宰相

同前 係第二狀　　司馬光

臣近於前月二十六日上殿敷奏乞檢會臣在并州所

奏三狀早定繼嗣事陛下聖意昭然即垂聽納凡所宣諭皆非愚臣所能及此乃天神地祇保佑皇家實萬世無疆之休也臣謂陛下朝夕當發德音宣告大臣施行其事今將近一月未有所聞豈陛下以兹事體大精選宗室未得其人將左右之人有所間沮熒惑聖聽臣皆不得而知也臣聞為人後者為之子也著於禮律皆有明文漢孝成帝即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五以未有繼嗣立弟子定陶王欣為太子今陛下即位之年及春秋皆已過

之豈可不為宗廟社稷深思遠慮哉況令亦未使之正東宮之名但願陛下自擇宗室仁孝聰明者養以為子官爵居處稍異於衆使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意有所屬以係遠近之心俟他日皇子生復使之退歸藩邸有何所傷此誠天下安危之本願陛下决意而速行之嘉祐六年

九月上時同知諫院光既上奏且面言臣向者進説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欲令倉卒之際援立所厚善者爾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光至中書見

琦等曰諸公不及今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

上仁宗乞鑒東漢之禍蚤立皇子

陳洙

臣聞孟子之言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臣官為御史身有言責當世之事繫安危興亡之本原者計身而不言則失事君之大義切言而不避則蹈死亡之顯誅臣敢捨生取義攄瀝肝膽仰聞於陛下誅之容之惟君父命伏以陛下

仁侔帝堯孝同周武體元居正已四十年惠滂澤流浹
民肌骨陛下視億兆之人如赤子億兆之人視陛下如
慈父未有為人之子而不憂其父之憂者也天下之本
未立吾君之子未育此天下所以皇皇而同慮也臣輒
探天下之心採天下之論而開陳之方今皇嗣未降人
心未安公府大臣無敢言者朝廷安危莫大於是歷代
治亂之迹甚明臣不復條舉姑借東漢之事言之順沖
質之際漢祚幾絶清河王蒜㝡親賢而不得立姦臣梁

冀立蠡吾侯志是為桓帝忠臣杜喬李固雖力爭就死曾何益於漢哉桓帝既立政移五倖刑淫三獄而宗社自此危矣迹其所以然蓋辨之不早計之後時也嚮使李杜之策行於前梁冀之謀不得用則炎歷長久其可量乎愚東漢之事則知姦邪之臣幸時失制廢明立昏棄長扶幼以危亡其邦家皆可見也然則可不預為久安之策哉臣愚伏願陛下決自清衷發於聖斷擇宗室之賢者立為皇子寘之左右使日聞陛下之訓言日觀

陛下之德政則天下之憂去而姦臣之謀戢矣皇天輔
德其應如響陛下至仁至義至慈至孝行將天錫聖嗣
繼照四海復俾宗室退還舊藩九州四海之人孰曰不
然夫先機而謀則事克濟失時而慮則禍已萌臣失令
不言而異時倉猝言之不過能效李杜之死耳曾何益
於朝廷哉陛下如不亮臣愚忠以臣為懷異日之圖莫
若先殺臣之身而用臣之言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伏望聖慈宣示臣章付執政大臣而行之天下大幸嘉祐

六年九月上時為殿中侍御史裏行元祐元年宰相司馬光奏乞官洙一子其奏云竊以嘉祐中仁宗皇帝未有繼嗣故殿中侍御史陳洙奏乞擇宗室之賢者立以為後既發奏狀謂家人曰我今日入一文字言社稷大計若得罪大者死小者貶竄汝輩當為之備下奏狀者未返洙得疾而卒臣時為諫官親聞見此事竊憐其亡身狥國繼之以死而天下莫知近見故職方員外郎張述亦以當時乞建儲貳子中伯特補大廟齋郎伏望聖慈依張述例除一子官以旌忠義

上仁宗乞檢會前後臣僚奏議早為定斷

呂誨

臣竊聞中外臣僚屢有客䟽以聖嗣未立精擇旁繼指

斥祖宗分别裔緒臣子之心詎當如是益憂懼隕穫發於忠誠而深虞機會之失也雖然宗室有親踈天資有賢愚委付親賢當出聖慮人臣安得陳露事機以萌非冀惟陛下思忠言奮剛斷遏未然之亂無使後時此防微之深慮也又聞日官奏彗星躔心宿請備西北謹按天文志三星天王之正位中曰明堂前為太子後為庶子星直則失勢明則見祥質之知星者以謂既直且闇而妖星所犯變見之驗恐不在西北臣又聞自夏秋京

師淫雨諸路水潦數州地震江河泛溢民户墊溺斯陰
盛之沴固有冥符唐神龍初洛水暴盛宋務光曰自登
皇極未建元良非所以守器承祧養德贊美姻戚之間
謗議所集積疑成災厥罰斯至乃已然之明驗有以知
皇天愛陛下之深數以災異感動若尚不加警悟殆非
畏天保國之深慮也臣又聞近宗室中訛言事露流傳
四方人心驚疑是亦陰沴之應窺覦之心不可不知其
漸伏望陛下念根本之重為宗廟之計檢會前後臣僚

奏議延對大臣周爰忠讜審擇宮邸以親賢稽合天意況宗枝蕃茂豈無賢德上副聖念脫或宸謀已定當使天下共知以安國本萬一姦臣陰有附會陽為忠實以緩上心此最為患之大者不可不察也漢成帝惑王根邪說捨中山而立定陶及孝安之際梁冀姦謀貪樂安沖幼而畏清河嚴明卒至於亂向用正人讜論則東西二京基祚可量哉惟陛下思祖宗造宋之艱難監成安隳漢之基祚窒姦臣附會之漸絶後世窺覦之患早為

定斷慰安人心天下大幸嘉祐六年九月上時知江州初司馬光既以所上章送中書內復出誨章宰相韓琦等與同列奏事垂拱殿讀光誨二章未及有所啓上遽曰朕有此意多時矣但未得其人因左右顧曰宗室中誰可者琦曰此事非臣下敢議當出自聖擇上曰宮中嘗養子二人小者甚純然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上曰宗實者今三十許歲矣議定將退琦復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施行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奏事垂拱殿又啓之上曰決無疑也琦曰事當有漸容臣等商量所除官時英宗猶居父喪乃議起復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上喜曰如此甚好琦又曰此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以不疑乞從內批出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只中書行可也至十月壬寅遂降詔

上仁宗論既擇宗子知宗正寺不可復猶豫

遲疑　王陶

臣伏覩自至和中聖躬不豫之後天下之人顒顒惴惴無所寄命日望上穹眷命降生聖嗣内承九廟祀享之重外安四海億兆之心天眖莫期未如民志朝廷百執事州郡之吏下至韋布草萊之士抗疏交章引古今陳災異請擇宗室親賢早建儲嗣危言切語感動天聽者以數百人為是議者豈皆懷不忠不孝為姦利託附之人哉蓋發於至誠為宗廟社稷無窮大計他日四海生

靈死亡之命豫求安全深思遠慮而已陛下納諫從善
博通古今治亂之要知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
時之道在乎順民欲而安衆心也故前歲親發德音稽唐
故事擇宗子使知宗正寺上以先後天心導迎景貺而
俟與子之祥次以尊崇宗廟欽重祭享而修主鬯之職
下以順悅人情表的聖意而示强宗之勢中外聞之咸
謂此舉設施安穩不驚人耳目而天下揺揺之心一旦
而定他日聖嗣降育則稍遷其秩使歸本邸進退之命

無傷國體莫不稱慶陛下有堯之至仁舜之大孝漢文之恭遜而睿謀英斷非近代中庸之主所可跂及厥後寖聞稽緩四方觀聽豈免憂疑或罪宗實以為自唐以來判宗正寺者皆用宗子求之典故乃一尋常差遣何必過為辭避或者流言云事由宮中嬪御宦臣姑息之言聖思因而徽惑且婦人近幸不識國家大計苟務一時慰悅陛下而不知返沮壞美政睽隔英斷為害甚大也風聞宗實自有此命而來夙夜恐懼閉門不敢見人

昨自二月服除今半年有餘矣臣恐天下之人謂陛下始者順天心人欲而命之今者聽左右姑息之言而疑之不獨百世之後使人嘆息聖政始卒之不一亦恐自今遠近中外姦雄之人得以窺伺閒隙矣自古天下禍亂之始未有不由繼嗣不立付屬之心不豫定而遂致後世爭奪危亡使天下赤子糜爛塗地而受斃者也況數歲以來災異頻數不可勝紀今春徐陳許蔡迨京畿之民訛言相傳掘土而食近又龍鬭於南京之舊驛盛

夏火王金當消伏太白芒角盛大陵犯熒惑又太白經天與歲星晝見天地人事皆見變異其占為兵為凶為人心不安為甚可懼太史必有以其術為陛下言之者陛下於此時豈可尚復優游不斷恐懼修省急荅天戒哉夫天下者聖祖神宗之天下傳至陛下使陛下永置生民於安全之地陛下當思先帝付託之重使宗廟社稷生民有所依賴天下忠臣節士有所取正無令漢成帝獨有美名也前日未命宗實人人言早建儲嗣令日

乃無一人敢言者非今日之人不忠也葢前日未有主名泛為公言而陛下不疑也今日補一宗正官雖非繼嗣似有主名又陛下猶豫遲疑自冬徂秋十月矣中外之人無貴賤賢愚人人自顧私計懼陛下見疑獲罪不敢出一言但日聽朝廷所為以卜治亂而已臣職為諫官儻又不言則誰為陛下言者故臣區區憂國之心顛沛彷徨而不能自已也嘉祐七年七月上時為右正言供諫職陶上此疏因請對曰宮嬪宦官有以上惑聰明而使之畏避不敢前仁宗問陶欲别與一名目如何陶對曰此止是一差遣名目但可

繫屬人心亦甚穩當陛下若欲别與名目乞與執政大臣議之仁宗曰當别與一名目於是韓琦等始有立為皇子之議

上仁宗乞遣近上内臣召皇姪就職

司馬光

臣伏以陛下以皇姪宗實知宗正寺宗實辭遜多日不肯就職陛下兩次遣使者召令受勑中外之人無不欣悅以為非陛下睿智聦明深謀遠慮斷自聖志確然不惑何以及此夫王者以大庇生民為仁安固基業為孝

仁孝之道莫大於此令陛下一舉而兩有之天下聞之安得不喜又爵祿者人之所貪往往校量絲毫干求爭訟不顧廉恥今宗實特受陛下簡拔恩寵殊異而以榮為懼辭遜懇切首尾十月尚未受詔其智識操行必賢於人益足彰陛下知人之明此天下所以尤喜也然陛下之於宗實屬則父也尊則君也在禮父召無諾唯而起君命召不俟駕今陛下兩遣使者召之宗實雖不受恩命亦當入見面自陳述豈可在家堅卧不起臣愚伏

願陛下更遣近上内臣往傳聖意責以禮法彼宜不敢不來來則陛下面加敦諭使知聖心懇惻發於至誠彼宜不敢不受如此則陛下仁孝之德純粹光大本末如一無以復加此皆陛下即令所行而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欲陛下守之益堅行之不倦 嘉祐七年八月上時知諫院

上仁宗乞早令皇子入内　司馬光等

臣等伏聞擇今月二十五日差内臣宣皇子宗實入内而宗實猶復稱病未入臣等竊以臣子有君命召不俟

駕之禮使者有受命不受辭之義令宗實但以恐懼不敢便當陛下非常恩寵而所差內臣亦合以臣子事君父之禮曉諭切責使即奉命豈得備禮致命嘿然往復殊不副陛下聖意其令月二十五日宣宗實內臣伏乞特行責降以懲不職之罪況皇子之名本非官職無容避遜令詔命已下二十餘日而宗實既為陛下之子禮當朝夕定省備人子之職不宜久處外宅伏望聖慈速賜選差都知御藥諭以君父之命不可違臣子之職不可

闕催迫切責使即時入内并下大宗正司及本宫亦仰以禮敦遣不得更容遷延嘉祐七年八月同王陶上時同知諫院

上英宗乞淮陽郡王出閤　傅堯俞

臣竊嘗讀記傳採國家之要務見聖人之教其子也未有不思所以護其闕而養其全是以事作軌儀物有防檢蓋夫恩惟父子義則君臣必恩義之兩行實古今之通道天下之本庸可易乎故滯愛生愆具存規戒異宫而處用别嫌疑臣雖至愚輒有深慮竊見淮陽郡王爵

分茅社位列鼎司體何但於勝衣年已踰於志學雖即外傅尚居中禁臣謂非所以養其德望而廣其嚴恭者也伏願陛下稍抑私情務存大體俾之出居别館稍親諸務閤安内寢著為定規飲食起居必有常度左右前後皆用正人上以隆父子之恩下以著君臣之義養全教本此其始乎嘉祐八年九月上時為殿中侍御史至十二月淮陽王始出閤門

上英宗乞早立淮陽郡王為皇太子

吕誨

臣竊以事之遽者步寧思於中矩心之切者言何假於文為況任居言責世有憂危焉敢恝然自持為全身之計哉臣以謂王者所以尊高於人上慘舒於天下以賞罰之柄專其有也故威福不可移於下謹重操守而已恭惟陛下踐祚以來聖體違豫雖天光臨下而德音鮮聞萬機之事未嘗可否悉付中書密院然皇太后闗決於中自匪輔臣雖承音兩制近侍亦不得造簾箔之下況疎遠之臣耶如是爵賞刑威一歸於政府盡公則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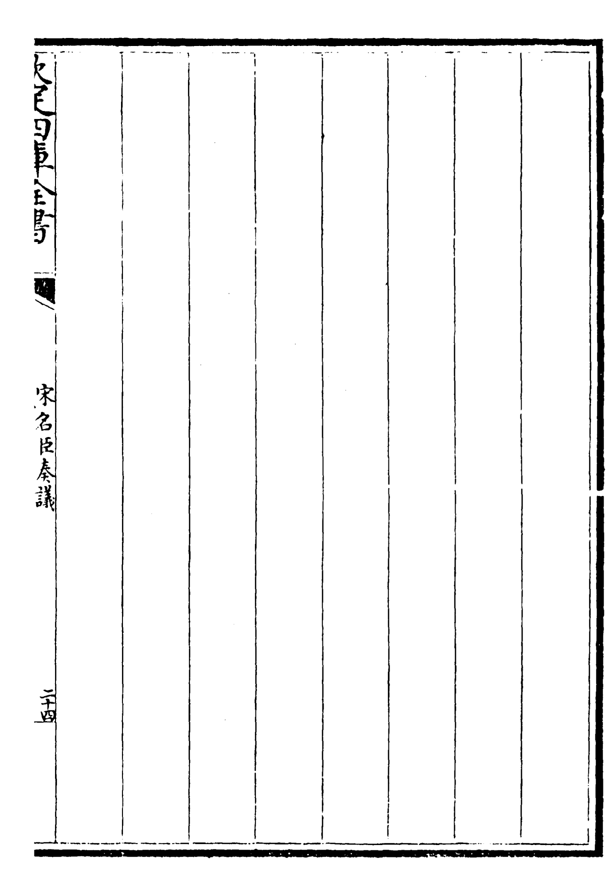
脫或差謬何繇取正下情不無蔽壅所以中外慊然未安者此也尚賴忠良一意上下無間萬一姦邪得進盜弄威福勢不可不防其漸也為陛下謀者莫若早建元良自輔號令威福自中而出人知所歸則下無異心此當今之速效也漢文帝即位之初有司請豫建太子文帝英睿之君景帝賢明之嗣尚以不豫為憂誠有謂也況淮陽王天資敏悟位當冡嫡速宜建立以固本根孚絶窺覬慰安人心斯萬世之慮也伏望陛下大開聰

聽俯納愚忠審操柄不可移於下思機會不可失於時法漢文豫建之策為廟社長久之計上有聖后之翊輔下有元良之倚賴陛下高拱巖廊仰成庶政臣私謂雖泰山之安莫安於此也清靜不言而化人神胥悅天意昭輔勿藥之喜計日可期天下幸甚嘉祐八年十一月上時同知諫院

上神宗乞早定國本　張方平

臣聞王者大居正謂王者君國當先正其統本也三代遠矣漢唐之盛君即位皇后太子多同時建立太子必

以長其緩者不過二三年不然則必有故史策具存矣本朝太祖開國知天命屬在太宗故不與子然以儲位寓於京尹太宗自京尹踐祚真宗自京尹登儲位仁宗未嘗出閤即登儲位先帝入纂天統尋登尊位尹京故事蓋未嘗行陛下即位及今九年受天之祜早有前星之慶正統大本謂宜時定上以尊宗廟下以繫天下之心國之大事僭議罪也然陛下特以恩意留臣在朝愚慮所及敢有不盡故不避嚴誅輒陳忠悃熙寧九年上時為宣徽使



宋名臣奏議卷三十一

宋名臣奏議卷三十二

宋　趙汝愚　編

帝系門

宗室

上仁宗乞分王宗室壯觀洪業　劉　隨

臣聞宗子維城用期磐石之固異姓為後適茂本支之榮宗周則並建懿親炎漢乃分王善地有唐開國彌重

親賢嗣王郡王推恩甚衆皆所以强大宗室為策久長豈比夫秦懷封建之疑卒無子弟之援也伏自皇家御極但推至公尊禮勲臣謙抑宗族親王之子不封郡王親王既沒不立嗣王闕典未行屬在繼聖今者臣僚遷擢多至尊官皇族緜聯未登顯位雖天地之道義在無私而東平之賢宜推異數臣伏覩每遇聖節宴於錫慶院見皇親數人坐於駙馬都尉之下進退俯仰同於庶僚北使在筵顧揖不及非所以壯觀洪業威示遠人之

道也方今兩宫明聖四海會同北朝歡盟人使交午爵秩班序恐須商量庶使銀潢分派將溝洫以異流天枝擢秀與樗櫟而殊等臣職當言事難避僭踰親睦之恩允資聖斷天聖五年四月上時為右司諫

上仁宗乞令宗室幹當在京諸司　　富弼

臣近上河北事宜以匈奴强盛朝廷為藩屏之固慮為夷狄所輕乞陛下親擇宗室中堪任外處差遣者充近

京千里內知州鈐轄及畿甸知州縣以壯觀王宗議下兩府至今未上必謂體大無例難以施行此議事于皇親必涉議論然茍利於國安可避免臣前奏或未決行欲望且令幹當在京諸司如皇城司軍頭引見在京百司省中衙司羣牧司儀鸞司翰林司御厨庫院府界提點之類使之稍接人事亦教育之階也俟其間見得才效有可外補者然後用臣前議漸次差出慶歷四年上時為樞密副使獨所上河北事宜見遼夏門

上仁宗乞宗子以次補外　　范鎮

臣伏見方今宗子衆多睦親廣親二宅狹隘居處不便又皆賦以重禄别無職業使展其效祖宗後裔豈無賢才而一槩廢而不用深可惜也臣欲乞族屬稍踈者以次補外使無廢才以副陛下睦親之意如允臣所乞其入官資序及諸約束乞委大臣裁酌施行至和元年上時知諫院

上仁宗論宗室濫賞　　趙抃

臣等伏覩近日皇親非次建節移鎮遷官增禄幾二十

人道途喧傳不測恩命之所自出臣愚欲望陛下稽考
祖宗故事杜絶僥倖之路特賜聖旨裁損無令外議有
宗室濫賞之名亦詩所謂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議
也至和二年六月時為侍御史率同列上此奏得旨令止絶皇親遷官

上仁宗論宗室爵秩祿廪乞守舊制

馬遵

臣伏覩近日宗室中屢有除授已是頻煩復聞更有叛
援體例希望恩澤者上干宸聽相繼未已國家秩叙親

族至於爵秩禄廪皆因祖宗舊制循守施行垂之經久不宜過有優假以隳後法伏乞聖斷詳察特賜指揮至和二年六月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英宗論皇第二子恩意禮秩當與潁王差遠　傅堯俞

臣伏聞以疏而謀親者忠蔽於慈愛緣始而圖遠者言近乎迂闊惟推心於大公則愛不能惑鑒古而深念則迂有可察臣所以自忘其身疏而長慮於事始者也然

詞略則在理難悉語深則於事非便輒陳梗概惟陛下思之臣獨念古先哲王總攬天下其臨斷萬務則罔或不周及於父子之間鮮克無悔豈非愛牽於内而義不勝情者哉伏見皇第二子開國東陽位與潁王相去纔一階耳起居出入事頗均齊雖出閤封王具存故事又其天資信厚久炙聖訓友于雍睦固異於人臣獨恐異時年各成長左右使令迭至毁譽歲月寖久或有可念夫有始有卒蓋聖人難之陛下學通古今當爲萬世垂

法臣謂宜及顥等幼少便為節制待顥以下恩意禮秩當與頵王差逺使限隅無可陵之勢則社稷無疆之福昔者但告外廷臣不敢遽獻愚瞽令輒復陳露者望陛下默留聖意治平元年八月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英宗論皇子三位當示降差

趙瞻

臣伏聞别嫌明微者禮之大經並后匹嫡者事之深戒商周庶子外為藩屏漢魏諸王出就封國此所以尊儲

貳之定分著宗室之大法不使寵愛之私窺圖之計得以萌心也竊見皇子三位興造大備歲荒夏疫作已爲譏況宮制院名居非其所雖人子性行自隆友悌而國家禮法貴示降差並列東宮恐乖古典昔唐太宗移太子承乾之弟魏王泰居于武德殿魏文正諫之以爲太逼東宮太宗遽然省悟遣還外第然以一存此意終致後患故爭常起於所軋而禍常生於所忽歷觀前代聖君賢父率亦不能盡斯亂原惟陛下精察熟慮使安其

所下此議于儒臣俾援證于典禮庶乎朝廷陵借之疑一定而於骨肉孝悌之意愈深焉至如宮邸之制過麗則侈心生工徒之役違時則乖氣應因兹垂邱一切漸罷實為天下之幸治平二年上時為侍御史

上神宗論封太祖後　劉攽

甲子手詔曰昔藝祖之興以天發之期肇造區夏大謨偉烈被諸萬世而莫高焉朕奉承聖緒夙夜不敢康乃顧後之子孫而有司未嘗議封爵之文豈朕所以尊大統推親親之意哉且積厚者流必遠施大者報必豐其令中書門下考大宗之籍以屬

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地而王之使常從
獻于郊廟世世勿絶以示朕尊祖報本之
志焉

臣伏見手詔推求太祖皇帝諸孫屬近行尊者立以為
王以光大成功偉業此誠陛下追孝祖廟聖恩無已舉
百王之所未嘗用而行之則傳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
可以義起也然竊觀詔旨所處猶有未諭恭以太祖皇
帝傳國太宗雖為兄弟相傳譬猶商之諸王大統所在
繼體之君皆太祖子孫也盛德之祀澤厚流光舉在是

矣何待復求諸孫而王之如是則祖廟有功不毀之稱列聖繼統丕承之美反不及置一國乎古者惟列國之君無嗣則有求其子孫而紹封之者祖宗之尊不可與此同議又諸侯不得祖天子今封王當自為其國之祖終不敢上承太祖明矣臣以謂陛下欲褒揚藝祖豈無其說按春秋傳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文王造周為周太祖子孫封國最多後世不敢與並漢明帝亦曰我子豈可與先帝子等故世

祖諸子皆封大國而明帝子才半之也然則帝者之世
崇厚始祖之子常必異於繼體矣太祖皇帝之子惟德
昭德芳二人陛下何不崇此二國之後世世不降其爵
與周漢等盛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藝祖巍巍之慶陛
下烝烝之孝無不休顯著明矣臣以愚戇待罪禮官知
陛下推崇祖廟聖慮超越非羣臣所及猶願考合典禮
使其大義可以講說為萬世法故敢冒進瞽言伏望少
加采擇熙寧元年八月上時知太常禮院

上神宗乞酌古今之宜限服紀之禮

楊繪

臣竊以帝之盛者宜莫如堯今考諸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夫九族之外同姓之親不為少矣而堯所親睦止於九族云者以服紀之異也服紀者其禮之用乎恩生於情者也恩之以無窮之情節之以有限之禮蓋明乎親之不可以無盡也族盡於九法陽之極數也服盡於五法五行之成數也然則服

之紀雖盡則同其所自出者忍儕於路人乎於是復為大宗小宗之法以維之為大宗者百世不遷也為小宗者五世則遷也周雅云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是由帝堯以來訖于周親睦九族之制蓋殫此矣有天下者曷不欲遠尊其祖然而統之以太祖之廟而不毁外至於六世之上則去廟而為祧去祧而為壇去壇而為墠去墠而為鬼蓋亦明乎親之不可以為無盡也臣謹按春秋魯桓僖宫災孔子在陳聞之曰其桓僖乎蓋以桓僖之

廟宜毀而不毀故天以火災戒之也伏覩睦親宅被火災者二廣親宅被火災者亦二旬月之中如此之併豈適丁其時乎臣竊以春秋之義推之蓋二宅之中有親已盡服紀無者而未經裁節於有限之禮故天以火災戒之乎歷考上世尊族或封以就國或官而任外而自唐明皇而後世叢於宮宅而不任以政故本朝依其制也然國初之制凡以蔭授官率皆以其父祖合任之數授之今則長男生踰年而受官其下之男皆生五年而

受官矣舊制止授班行令則皆授南班官矣十年前止滿數百令則踰千人矣又其間子孫衆多者數房而共一室者矣安可不更張其事哉欲乞陛下酌古今之宜限服紀之禮廣采衆議裁其蔭子之數立其出官之制設大宗小宗之法以正其統其餘支庶之服紀盡者並許出居於外以合於帝堯親睦九族之道熙寧二年上時知諫院十

一月下詔曰自我祖宗親敘九族大則疏封於爵土次則屬籍於閨臺並留京師參奉朝議然而世緒寖遠皇枝益蕃服有親疎則恩有隆殺才有賢否則祿有重輕令而一貫於周行是亦奚分於流別雖親睦之道誠廣

而德施之義未周故廷臣數言宰相繼請謂宜定正限以等彝朕推親戚之間經史有訓漢唐之世典故具存或以九族定尊卑或以五宗紀遠近或聽推恩而分子弟或許自試而效才能或宗子之賢得從科舉或諸王之女自主婚姻盡前世之所行顧當今之未備况我朝制作動法先王豈宗室等衰乃無定著因俾羣公之合議將為一代之通規載攬奏封具陳條目以謂祖宗昭穆是宜世出之封王公子孫抑有親親之殺若乃服屬之既竭洎乎才藝之並優在隨器以甄揚使當官而勉懋至於任子之令通婚之儀凡曰有司之常一用外官之法僉言既久朕意何疑告於將來用頒明命依中書樞密院所奏施行

上神宗乞立宗子課試法　趙彥若

臣伏見本朝宗室舊有召試出身之令及熈寧初始命

宗子出補外官分事任列於有職之臣此誠天下至公盛德之事祖宗所未嘗有至陛下已自得之加以聖澤涵育宗英衆多當此之際有司不能宣德明恩建白所職請廣選舉以協隨時之義少佐當宁勤求之意而牽常抱俗取過目前則素餐竊位於何塞責昔漢之取人不限疎近而宗正有郡國歲計上籍之文劉向以宗室高才進對待詔唐宗正寺歲送進士二十人與國子監京兆府相比李程李肱皆為舉首雖復繼周而下去古

已久未可以諭當世然取其稍近古今者或可施行今宗正寺侍祠之外專掌玉牒屬籍而不豫薦士在於聖時竊恐臣之本職有所未稱謂宜具為條統俾諸教官依國子監外官學例為課試法每遇秋試許就宗正寺投狀鎖試別立人數頗示優異著為格令俾其競勸賢戚並用紀綱四方何獨棫樸之雅乎凡天下事皆如權衡重於此則輕於彼矣宗室之間自有考校賢者獲升不肖者退抑分當裁損必無觖望夫親賢兼進布列中

外以鎮安四海為磐石之固與愚智混淆聚於一處徒彈禄廪而無所事者不可同日語也元豐元年五月上時知宗正丞

上神宗乞特燕宗室以齒　黄履

臣聞常棣之詩曰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蓋言安寧之時有禮有儀然後能不失其親族之心也伐木之詩曰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又曰籩豆有踐兄弟無遠蓋言以禮著誠每有隆而無殺也司儀曰王燕則諸侯毛中庸曰燕毛所以序齒蓋言燕之以齒而

孝悌之道達矣臣伏覩陛下之於宗室以爵貴之以禄

富之以詩書禮樂教之以忠孝仁義成之可謂得親敘

之道矣至於與羣臣同戚休而有暇乎飲食燕樂則亦

未嘗不使之與也然而特燕以齒猶未之講恭惟萬機

之暇誠一行之以為太平盛事蓋亦美矣熙寧六年上時知太常禮

院

上哲宗乞早安存遭火災宗室

王巖叟

臣竊聞日近宗室火災熾大延及至廣顛沛倉皇不知所舍寓於佛寺暴露庭廡一無蔽都人觀望虧損事體極不為便料聖恩已加存撫不待臣言然臣聞聽所得思慮所及不敢遂默此誠陛下所當留念伏望睿慈嚴敕有司速尋可居之地早令安處以昭陛下救災恤難篤於宗族之仁心以示陛下禁非防邪護惜國家之大體元祐元年三月上時為左司諫

上哲宗應詔論宗室二事　王巖叟

臣前日伏聽德音以旱暵為災憂勞惻怛發於至誠引咎自責惟恐有所不及令臣等講求闕失以應天變臣敢不極盡思慮冀補萬分惟陛下察其愚而憐其志幸甚

一王者之道以篤親親隆仁愛為先也臣聞宗室不係賜名授官孤遺之家二十餘戶六十餘人全無祿食朝夕不能自存將有流落之憂京師士民無不傷之皆言雖為踈遠終是祖宗苗裔國家於事

體合有處置不當便若路人視而不恤聞昨因人言已送禮部立法令將半年不見了當惸獨困窮勢何可待臣謂此事若執政大臣留意須臾之間可以裁定伏望陛下批降指揮更不下禮部只令執政速議可行之法早使宗支霑被聖澤以成王室之美

一昔者世居不道自取誅絶固無足哀然世之仁人君子亦欲陛下有以施厚恩崇盛德臣不忍不言

按漢景帝二年吳楚七國宗室遂除其籍至武帝元光二年復七國宗室絶屬者歷代以為漢武之美令天下皆曰世居之惡非若七國武帝之仁非及陛下猶能復七國之籍使上屬於宗室臣以謂緣世居絶屬者願陛下亦許復之庶幾一開幽鬱有感至和臣不勝愚忠元祐元年四月上時為左司諫

上哲宗薦令時　蘇軾

臣聞之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宗室之有人邦家之

光社稷之衛也周之盛時其卿士皆周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則其子弟也逮至兩漢河間東平之德歆向之文天下以為口實而唐之宗室武畧如道宗孝恭文章如白與賀者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功名至宰相者有九人焉自建隆以來累聖執謙不私其親幹國治民不及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身不試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髦與天下共之故增立教養選舉之法行之二十年出入中外漸就器使未見有卓然顯聞稱先帝意者夫

豈無人蓋朝廷未有以大聳動之耳臣伏見左承議郎
令時事親篤孝內行純備博學經史手不釋卷吏事通
敏文采俊麗志節端亮議論英發體兼衆器無適不宜
臣嘗見其所著述筆力雅健博貫子史蓋清廟之瑚璉
明堂之杞梓也使其生於幽遠猶當擢用而况近託肺
腑已嘗試用者乎伏望聖慈特賜考察召致館閣養其
高才而遂其賢業以風動宗室觀示海內成先帝之意
不以臣人微言輕而廢其請也元祐七年五月上時以
龍圖閣學士知潁州

上哲宗論宗景以妾為妻　陳次升

臣風聞有吉判宗司濟陽郡王宗景妻亡立侍姬楊氏為正室者切以宗景身居尊屬職在判宗一有動作皇族取則今若以楊氏為妻在卑者必以為尊在幼者必以為長豈惟名分紊亂不足以表儀宗室其在人情亦有未安兼宗室嫁娶於條必須一代有官其進納伎術工商雜類之家皆不許為親楊氏起於卑微若為正室未審果不戾於上條乎求之禮經考之條法皆未為允

昔齊桓公霸者耳葵邱之會盟誓之戒猶曰無以妾為妻況明天子在上禮義法度之所自出而宗藩大臣廼爾傳之天下書之典策其於聖朝寧不為累伏望睿旨降付有司考求禮法如有違戾即乞改正施行不勝幸甚

紹聖二年十二月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徽宗乞不根治蔡王之獄　江公望

臣聞天下之理有隙則物皆可入故聖人塗隙於未開之前有跡則瑕皆可指故聖人泯跡於未形之際物皆

可入則親者離矣瑕皆可指則疑者實矣在物之理雖甚疏遠者尚且如此𥪡閨門之内骨肉之間其可不察耶臣訪聞蔡王措使列況告鄧鐸者有不順之語浸淫恐行及蔡王矣開封府已行根治臣聞之駭汗流浹驚悸不自持豈有孝治之世太平之時逦容銜私怨逞不軌謀離間陛下骨肉之親者乎象之於舜焚廩浚井其逆心已萌矣舜未嘗藏怒宿怨卒封之有庳而富貴之唯恐不得象之心也至魏文帝褊忿疑忌一陳思王且

不能容故有煮豆燃豆萁相煎何太急之語為天下後世笑豈不思兄弟人之大倫也有手足相捍之親有首尾相應之義有塤篪之和有友于之樂故孔子有以不閒父母昆弟之言為孝蓋親隙不可開隙開則言易乘離疑貳之跡不可顯跡顯則事難磨滅陛下得天下天人歸之也章子厚嘗廉前持異議已有隙跡矣蔡王出於無心年尚少未達禍亂之萌故恬不為恤陛下一切包容已開之隙復塗已顯之跡復泯矣恩意渥縟覲陛

下之情已不失兄弟之歡矣與夫區區未能忘天下操心自狹者不啻相十百矣伏望陛下勿以曖昧無根之言置諸至親骨肉之間俾陛下有魏文相煎太急之隙而忘大舜親愛之道豈治世之美事也伏望陛下密語所司凡無根之言勿形案牘捶楚之下何求弗得一有浸淫旁及蔡王之語不識陛下將如何處之莫若略治所告之人粗見嫌猜情狀並流之嶺表以示天下神器非人心天命弗得非口舌強力可爭也以示天倫之愛雖

天下莫之奪也雖善為間言莫之離也儻形迹纔有瑕可指一入胷次終身不忘雖父子之間尚未能磨滅况兄弟乎跡不可泯隙不可塗則骨肉離矣陛下將何道以治天下也蔡王萬一蒙犯霧露之疾神考在天之靈豈不知之陛下將何面目見神考於太廟乎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故至德要道足以風動天下未有不自親者始也伏望陛下厚而勉之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上時為左司諫

上徽宗論宗子有文行才術者乞加旌別

仲涣

臣伏覩方今宗室蕃衍陛下親敘族屬教養作成于兹有年才能並出咸拭目以幸千載之遇然混於常例格於銓選有志於事業者不為不多若不特加旌別無以昭示激勸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應宗子有文行才術名實顯著者許本司具以名聞斷自淵衷不次陞擢庶使人人奮勵以副陛下樂育之意　宣和二年六月上時知大宗正寺

宋名臣奏議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三十三至三十六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霞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黄廷璧

宋名臣奏議卷三十三

宋　趙汝愚　編

帝系門

公主

上仁宗論福康公主選尚乞依五禮之名存其物數　吳　奎

臣聞古者婚姻始用行人告以夫家采擇之意謂之納

采問女之名歸夫廟卜而獲吉以告女家謂之問名納吉今選尚一出朝廷不待納采又公主封爵已行誕告不待問名而卜之若納成則既有進財請期則有司擇日宜稍依五禮之名存其物數俾知古者婚姻之事重而夫婦之際嚴如此則亦不忘古禮之義也欲俟公主出降日令李瑋家主婚之人具合用鴈幣玉馬等陳於内東門外以授内謁者進入内中付掌事者受之其馬即不入嘉祐二年同宋敏求韓維上奎時判太常寺敏求維知禮院

上仁宗論皇女生疏決賜予　劉敞

臣伏見今月二十八日疏決在京繫囚雖恩出一時然在外羣情皆云聖意以皇女生故施此慶澤恐非王者之令典也去年閏月已曾減降尚未半年復行此恩傳稱民之多幸則於國不幸一歲再赦好人喑啞前世明君賢臣論此詳矣雖成事不說臣願朝廷戒之又聞多作金銀犀象玉石琥珀玳瑁檀香等錢及鑄金銀為花果賜予臣下自宰相臺諫皆受此賜臣謂無益之賜無

名之賞殆無甚於此若夸示奢麗為世俗之觀則可矣非所以軌物訓儉也宰相臺諫以道德輔主為職柰何空受此賜曾無一言焉遂事不諫臣願陛下戒之伏惟

皇天開祐聖德故後宫有多子之祥陛下當明謹政令深執恭儉以答上天之貺建無疆之基不宜行姑息之恩以損政體出浮冗之費以虧儉德臣雖鄙賤竊獨惜此故敢觸冒陳聞唯賜裁幸嘉祐四年四月上時知制誥

上仁宗論兗國公主議行冊禮　胡宿

臣今月二十一日草福康公主特進兖國公主制竊聞議行冊禮然於事體頗有未便祖宗以來公主長主未有行此禮者昔漢明帝封皇子悉半諸國明德馬皇后曰諸子食數縣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敢與先帝子等也唐正觀中太宗長樂公主將出降帝令有司資送倍於永樂公主魏徵曰不可引漢明帝之言為對且曰天子姊妹稱長公主加長字是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太宗然其言入告長孫皇后后遣使賜

徽金帛陛下即位以來累曾進封楚國魏國二大長主亦不曽行册禮令施於兖國公主是與大長公主相踰越兼以貴主之故賢妃亦蒙殊典有旨令進綸告不行册禮是母子之間一行一不行禮意尤不相稱書於史册後世將有譏議必謂陛下偏於近情虧聖德之美臣願陛下采漢明之言開文皇之聽遵祖宗舊典如國朝公主曾行此禮行之粗且無嫌如其不曽則宜且罷臣以陛下好忠諫納至言臣職在論思不敢緘默嘉祐六年六月

上時為翰林學士

上仁宗論名還兖國公主宅內臣

司馬光

臣近聞有聖旨令名前管幹兖國公主宅內臣二人復還本宅臣與楊畋龔鼎臣同有論列以為非宜未蒙允納臣聞父之愛子教以義方弗納於邪公主生於深宮年齒幼穉不更傅姆之嚴未知失得之理臣謂陛下宜導之以德約之以禮擇淑謹長年之人使侍左右朝夕

教諭納諸善道其有恃恩任意非法邀求少加裁抑不可盡從然後慈愛之道於斯盡矣此二人嚮在主第罪惡山積當伏重誅陛下寛赦斥之外方中外之人議論方息今僅數月復令召還道路籍籍口語可畏殆非所以成公主肅雝之美彰陛下義方之訓也臣實憤悒為陛下惜之伏望聖慈察臣愚忠追止前命無使四方指目以為過舉虧損盛德非細故也嘉祐六年十一月上時同知諫院

上仁宗論兖國公主宅内臣　司馬光

臣光曾上言為前管幹兖國公主宅内臣等過惡至大

乞不名還近聞傳宣入内内侍省令押上件内臣梁懷

吉赴公主宅依舊幹當外議喧譁無不駭異臣聞太宗

皇帝時姚坦為兖王宮翊善王有過失坦輙盡言諫正

王及左右皆患之左右教王詐疾踰月不朝太宗甚憂

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起居狀乳母曰王本無疾但以

翊善姚坦檢束太嚴王舉動不得自由鬱鬱成疾耳太

宗怒曰朕選端士為王僚屬固欲導王為善今既不能

納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求自便其可得乎且王年少不知出此皆汝輩教之耳命捽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勉之太宗非不愛其子也誠以愛之則莫若納之於善若縱其所欲不忍譴訶適所以害之也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皇帝之子真宗皇帝之妹陛下之姑於天下可謂貴矣然獻穆公主仁孝謙恭有如寒族奉李氏宗親備盡婦道愛重其夫無妬忌之行至今天下稱婦德者以獻穆公主為首獻穆公主豈不

知其身之貴哉誠以貴而不驕然後能保其福祿全其令名故也臣謂陛下教子以義宜以太宗皇帝為法公主事夫以禮宜以獻穆公主為法則風化流於四方聲譽施於後世今陛下曲徇公主之意不復裁以禮法使之無所畏憚陷入於惡觸情任性以邀君父憎賤其夫不執婦道將何以刑四方之風垂後世之則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此言家道嚴不可專以恩治也伏望陛下斥逐梁懷吉等復歸前來貶竄之處其

公主左右之人欲使陛下召還梁懷吉等者皆教導公主為不善之人也悉宜治其罪而逐之别擇柔和謹愿者以補其缺仍戒敕公主以法者天下之公器若屢違詒命不遵規矩雖天子之子亦不得而私庶幾有所戒懼率循善道可以永保福禄不失善名不然衆人所云甚可畏也嘉祐七年十月上時同知諫院

上仁宗論主壻無過被譴隷臣有罪得還

傅堯俞

臣伏聞差駙馬都尉李瑋知衛州事事出倉遽驚駭物聽皆云李瑋素行循謹不聞有過一旦忽然斥逐居外梁懷吉本以罪謫非時召還朝廷事體乖戾為甚惟李瑋夫婦之際外人非所曉知在陛下父子之間賤臣不當開説然主壻無過而被譴隷臣有罪而得還使萬口籍籍傳相譏議非所以日新天德光裕時政者也恭惟陛下選瑋尚主之意蓋以寵榮舅家用報章懿皇太后顧復之恩耳當時天下聞之莫不感歎悽惻相勸以孝

令聞者未達陛下之心不得不為驚駭況諸主以次成長舉動尤宜重伏望陛下屈意深念不使懐吉徼倖以嚴後戒不使李瑋危疑以全初寵精擇宮嬪以道理磨切貴主則陛下之孝心增廣貴主之浮謗將息區區之心冀陛下加察嘉祐十年二月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上仁宗論兖國公主入居禁中　司馬光

臣竊聞駙馬都尉李瑋出知衛州兖國公主入居禁中瑋所生母楊氏歸瑋兄璋之宅其公主宅祗應人等悉

令散遣外議籍籍無不怪愕伏以陛下始者追念章懿
皇太后選瑋使之尚主欲以申固姻戚富貴其家今以
公主之故使李氏母子離析家事流落大小憂驚殆不
聊生豈始所以結婚之意哉近者章懿太后忌日陛下
閲奩中之故物思平生之居處獨無雨露之感悽愴之
心乎臣愚以為陛下宜且留李瑋在京師其公主宅祇
應人等除作過者遠加竄逐出外其餘並令如舊儲偫
什物皆按堵不移以俟歲月之間徐以義理曉諭公主

庶幾回意易慮率德遵禮復歸本宫則中外之情無不釋然公主必無復歸李氏之志者則今日致此衆議紛紜煩瀆聖聽皆由公主縱恣胸臆無所畏憚數違君父之命陵蔑夫家豈可使李瑋獨蒙斥逐出外而公主爵邑請受全無貶損非所以示天下至公之道也嘉祐七年二月

上有旨公主降封沂國

上哲宗論罷黜韓嘉彦　彭汝礪

臣聞治國者自家始治家者自夫婦始夫夫婦婦天地

之道也陰陽之義也夫婦之分不正欲其家治家之政不行欲其國治未之有也周之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詩人美之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言王姬車服之盛宜以貴驕人而猶執婦道乃所以為美也其事在下然本乃在乎上故其詩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惟有平德故其人化之而有所不能踰惟有齊德故其人畏之而有所不敢違周之盛蓋始乎此夫婦父子君臣其義一也今嘉彥以不能下

長公主而廢是婦得以勝其夫矣婦得以勝其夫是子
可以勝父臣可以勝君其源一開其流有至於不可塞
此不可不謹比聞朝廷無故而除三團練令又以私事
而竄一都尉人皆以為政在房闥矣賞罰天之命也故
雖朝廷之大人君之尊有不得而專之者天命何在至
公而已詩曰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事至
微者天猶監之況其大者乎此不可不畏或曰皇帝陛
下仁孝深至出於天性内思所以致皇太妃之敬外思

所以致長公主之愛故有此行遣臣聞以道事其親之謂孝以義愛其骨肉之謂仁今使婦得以蒙其夫則人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必非皇太妃所欲為者也今雖能逐韓嘉彦然使謗議歸於朝廷譏誚行於後世所謂愛之適所以傷之也夫婦之情貴賤一也故雖有朝夕之小隙實未傷終身之大愛此惟陛下有以矜而察之而已夫天下至大一安一危指顧之間而已今陛下不欲拂於親而安行之大臣不敢拂陛下而順承之如此

欲安天下國家未之有也惟陛下謹之毋忽紹聖元年春正月上時為吏部侍郎

郡縣主

上仁宗論李綬冒國親事　　包拯

臣竊聞舊開鬐鋪進納授官人李綬男與故申王宮承俊為親將就婚丞中外傳聞莫不駭愕檢會御史臺編敕節文應皇屬議親並令其門閥次第委宗正寺官審覆須的是衣冠之後非闒冗庸賤之伍富商大賈之門

差涉不實會赦不原其罪仍仰抨彈之官常加采聽又
太常禮院敕大宗正司奏不是工商技伸之家聽許為
親其李綬男正礙條制竊以伉合之序貴於匹敵氏族
之選屬在名勝蓋禮教之重所宜謹嚴人地之華必資
參擇按李綬闒冗之餘軒裳所絕嚮緣進納已濫寵恩
豈可更冒瀆國婚塵郇公族使天支之季下偶非類汩
紊國制虧損朝美臣請罷其婚姻別求德閥仍乞申命
有司今後國親並須依敕選定 皇祐三年上 時知諫院

上神宗乞郡縣主祗於見任文武官中選擇為親 劉述

臣竊以方今之患在乎官冗官冗由乎入流之衆所以賢不肖混淆耗蠹帑廪而困弊生靈者也今不早為裁節日引月長將如之何伏見皇族郡縣主出嫁其夫並白身授殿直内有閭閻之人但富於財者往往認他人三代有官職者冒為婚姻紊亂國經塵瀆天屬莫斯為甚近制亦許就文資恩澤參以士人漸復唐制亦捄弊

之一端也以臣愚管見今後欲乞祇於見任文武官寮中元非進納出身者選擇為親內京朝官武臣與不隅磨勘特轉一官幕職官三考以上於銓格不妨磨勘者與轉京官州縣官令錄資序與兩使職官判官簿尉齋郎監簿之類與初等職官該說不盡者乞從朝廷比類相度指揮所冀稍塞濫源漸清仕綴

熙寧元年上時為侍御史知雜事

上仁宗乞詳定祖免親婚姻條貫

彭汝礪

臣十二月論石有隣與宗室議婚事後所聞益衆乃知
上下安於此久矣而臣亦惑之不敢復置論體問宗正
司條制雖言袒免親不得與非士族之家為婚然不知
如何遂為士族又有不得與諸司出職工商雜類進納
惡逆為婚之文止絕於緦麻親以上則既容袒免親與
工商進納雜類為親矣以進納者為無礙則雖惡逆者
亦可也臣伏思積厚者流長源遠者澤厚蓋以其有所
自也天子之所親推而上之至於七世而不忘則推而

下之至於所逺亦不可以不稱也今宗室雖係袒免親

然皆出於祖宗而同繫於國體乃使汚穢荒逺皆得以

貨取此非所以為祖宗光榮也今士大夫之族議親非

以德望則猶以門閥或匪其耦則一族以為羞焉況於

人君哉夫豪商大賈以財擅於鄉令輸金至三千及五

千緡入為助教監簿而竊士族之名又捐數千緡求為

宮親而遂得列為官戶竊寵蠹國依威陵弱豈止為國

辱哉臣今欲乞詳定袒免婚姻條貫惟陛下念之元祐三年

上時為起
居舍人

宋名臣奏議卷三十三

宋名臣奏議卷三十四

宋　趙汝愚　編

帝系門

外戚上

上仁宗論楊景宗恣横不恭　韓　琦

臣歴觀方牘槩見后黨率從憑藉罕務檢修是故抑其勢則獲安縱其欲則招禍矧屬聖神御宇慈愛及親既

務全恩誠宜杜漸臣竊以新授成州防禦使楊景宗起於寒悴本無勲績特縁戚里遂冒貴階薦釁盜於列城復總戎於要地肆情犯法所在奏論矜貨寶多豪暴無改近者莊惠皇太后上僊乘驛歸闕所宜哀號夙夜以極追懷而乃未及解裝遽思廣第丁謂故宅昔已賜給制度宏壯宇室延袤都畿之下鮮克倫比況乎左右民舍已從安處一旦驟令移徙不容尋卜所居遂至毀撤閭閻驚驅老幼悉令暴露咸使怨嗟復聞近於殿廷恣

其忿誚輒成喧厲必達聖聰恭惟密禁至嚴清光甚邇臣
下所履蹈蹐為常在于宮掖之間猶無畏忌使之州郡之
内孰遏侵陵苟不舉劾其非誡勉於後是使無知之性且
謂惡終可為若奉護莊惠梓宮祔于陵寢諒彼往來之際
曷悛驕横之心必將動致張皇過求供億以至還奉朝請
列居職任寖為小過謂親寵而不問稔成巨慝豈憲律之當
捨是則有漸而故滋其蔓推恩而不保其終徒惻上仁足
傷醲化臣欲乞詔下有司明按其罪或屈法以俾之嚮善

或申罰以懲其不恭盡繫宸衷裒少塞輿議臣猥参諫職但罄所聞固不敢乘隙以傾人相時而言蓋欲陛下全外族而隆孝治存國體也景祐三年十一月上時為右司諫供諫職

上仁宗論張堯佐不當與府界提點

余靖

臣竊聞已降敕命差職方員外郎張堯佐提點府界諸縣鎮公事外議皆言堯佐識見淺近依託後宫嬪嬙之勢已得内降指揮改賜章服又從内批與省府差遣大

臣依違不能堅執遂與府界提點伏惟陛下損節浮費放減後宫絶斜封之官無私謁之寵此皆日來親行至美之事安得更使人言籍籍如此臣深為陛下惜之大凡嬪御親姻但多與財帛足表恩意至如堯佐進士出身自當隨其才望與之差遣何必躐等待之以騰物議府界提點比省府判官固是降等其如吕公弼亦是辭三司判官就此差遣未及半年早已遷陟議者不論其才但言是故相之子所以進用太速將來堯佐若循此

例昇進外議亦只謂是斜封私謁之類竊恐上累聖德若陛下必欲愛之不若與有職田一近郡正以表陛下屈已從人之德於堯佐資序亦無所損也慶歷四年三月上時為右正言供諫職

上仁宗論后族戚里非次改官　何郯

臣伏覩近日后族戚里非次改官稍多朝廷爵賞本以寵待勞臣非素有勳績即須循年考今横恩過寵輕授無度竊恐近戚之家迭相攀援人懷異望若各從所求

即是名器高下皆以恩授陛下至公在御凡一爵賞皆循典制推此恩澤必是近歲戚姻入内有所干求聖心念親親之故不欲拒絶所以致冒賞貪進之人衆而煩黷宸聽況舊有條約皇親命婦不許因入内投進文字求内批指揮差遣及非次改轉恩澤如有内批指揮即令樞密院進呈具此條貫執奏不得輙便施行朝廷著令如此明白臣下尚不遵此若從而遂之即是啓僥倖之門塞公平之路此風寖行為害不細伏望聖慈以義

斷恩特賜指揮其近戚干求非次改轉恩澤一切止絶所貴重惜爵秩以允公議慶歷八年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仁宗論連姻臣僚更不得除授典掌侍衛及樞要之任　　何郯

臣伏聞祖宗典故宗室姻戚未嘗委之典禁兵及任要官近年因李昭亮授管幹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公事郭承祐相繼被用遂成此例緣自先朝至今宗室諸院尚未有預領民事者今以兵權付之近戚竊恐競相扳

援漸干國政至公任使雖無親疎然於防微杜漸之道固為遠慮伏望詔中書門下樞密院稽求列聖故事自今與宗室連姻臣僚更不得除授典掌侍衛及樞要之任仍立為永制以絶後來非異之人皇祐元年上時為侍御史知雜事

上仁宗論不可令李璋管軍　錢彦遠

臣風聞閤門使李璋欲除京中職名竊以李璋本由戚屬恩澤入官三五年間坐躋顯仕未補邊防經歷事任加以人才懦弱别無勲勞委之師旅未協公議安危之

本所繫非輕且諸將有久戍沙漠早立勲績者及外戚貴屬在李璋上者引李璋為比乞軍中職名則朝廷何以卻之與之則恩賞失宜不與之則中心觖望可否之際措置頗難且李璋既主兵馬即須出屯疆埸素無韜略之緼訓練之嚴萬一胡騎小出斯人何以捍禦本謂愛之實害之也或朝廷以李璋戚屬宜加恩禮不若俟其少有勲勞擢進官資則事體兩全名實相副欲乞出自聖意特賜寢罷李璋管軍指揮庶合中外公議皇祐元年

上時知諫院

上仁宗論張堯佐不可進處二府

何郯

臣伏見三司使禮部侍郎張堯佐慶歷三年冬從開州來是時猶作南宮散郎自頃至今不五六年間遂歷晝要近廼尹京邑乃司計籍緣堯佐雖由進士登第歷官無他過然驟被寵用人情皆以止緣後宮之親非復以才能許之況三司使位望任使為二府之亞跂步便至

令堯佐充三司使已踰年若大饗訖事衆議謂陛下以
疇勞為名必當進用堯佐在兩府果如衆議命行之日
言事之臣必以死爭當是之時陛下欲決用堯佐則當
黜言者聽用言者即須罷堯佐酌之兩塗必難並立然
用堯佐而黜言者則累德聽言者而罷堯佐則傷恩累
德則損歸聖躬傷恩則怨起近戚欲聖躬無所損外戚
無所怨莫如富貴堯佐而不假之以權如李用和處之
正得宜也前古近戚成敗之間其鑒不遠崇寵過當則

不免禍咎抑損得所則必能安全禍咎安全不唯其家繫之抑亦國隨而興衰也此書傳所載不可悉數陛下聰明固宜監觀往事以為社稷之計前歲陛下備禮冊命貴妃外廷紛紜已有物議然臣當時未甞論列者葢以天子列嬪妃之位明有典章若不干預政事置亦無害今用堯佐至三司使已是預政事況於進處二府則天下之議當以為如何堯佐進用與否固亦未測陛下之意然而已進用而後言縱能追罷在人臣頗獲直名

於陛下已損盛德固莫若先事而言冀陛下審處其事使無過差則君臣上下之道兩得之矣臣以言責在陛下左右周旋四五年但事干朝廷大體及大姦大蠹無不論列蒙陛下多賜採納今以親老方將外補唯於堯佐一事心知不可而遂不建一言則異時臣負懷情不盡之責故於將行不敢默默而復布腹心焉伏望陛下幸採臣章俯從公議不徇一時之愛以全千古之名則雖盡南山之祝不足載德美之盛與夫寵一人而失天

下之心者不同日而語也皇祐三年八月鄭自侍御史知雜事出知漢州將行上此疏

上仁宗論張堯佐除四使不當　包拯

臣伏覩陛下即位僅三十年奉承祖宗謨訓未有反道敗德之事陛下固知之乃五六年超擢張堯佐羣臣皆竊議于下然而迹其過不在陛下在女謁近習及執政大臣也何以言之蓋女謁近習動伺陛下之所為知陛下繼嗣未立而有所私莫不潛有趨向而附結之執政

大臣不思規陛下以大義乃從諛順指高官要職惟恐
堯佐不滿其意使陛下有私昵後宫之過此豈愛君之
心哉且以本朝故事言之昭憲皇太后誕生祖宗有基
命之烈其諸弟杜審肇華窮老纔有得一節度使者雷
有終以工部侍郎討平西川得宣徽使李至於先朝有
東宫之舊自工部尚書參知政事才用為武勝軍節度
使錢若水任樞密副使李士衡以尚書左丞為三司使
以及陛下之朝李維為翰林學士承旨刑部尚書陳堯

咨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並止換觀察使夏竦歴兩府自三司使戸部尚書止得散節度使後二年方加宣徽使鄭戩亦曾任樞密副使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并州後方加宣徽使又一年乃除節度使今堯佐謂之親則孰若杜審肇兄弟乎謂之賢而功孰若雷有終李至錢若水乎而宣徽節度使并以與之若非内外協應蒙惑擁竊寧至此哉堯佐叨據如此靦羞不知直清朝之穢汚白晝之魑魅也況下制之日陽精闇塞氛霧繼起天道

固於人事不遠伏望陛下斷以大義稍割愛情追寢堯佐過越之恩必不得已宣徽節度使擇與其一仍罷羣牧制置使之命畀之外郡以安全之如此則仰合天意俯順人情而重新盛德矣皇祐二年閏十一月己未以三司使戸部侍郎張堯佐為宣徽南院使淮康軍節度使景靈宫使庚申又加同羣牧制置使癸亥拯率同列上此疏時知諫院

上仁宗論張堯佐除四使不當　王舉正

臣伏覩張堯佐優異之恩無有其比竊以堯佐素乏材能徒以夤緣後宫僥倖驟進國家計府須材以辦經費

堯佐猥尸其職中外咸謂非據近者臺諫繼有論列陛下雖罷其任使而復加崇寵轉踰于前併授四使又賜二子科名賢愚一詞無不嗟駭夫爵賞名數天下之公器不當以後宮踈戚庸常之材過授寵渥使忠臣義士無所激勸且堯佐居職物論紛紜固當引分辭避而晏然恃賴曾無一言自陳叨竊居位日覬大用及異恩既出復託以假告未祗受其意尚若不足繼有邀求不虞君命莫甚於此者昔漢元帝時馮野王以昭儀之兄在

位多舉其行能帝曰吾用野王後世必謂我私後宫親戚本朝太宗皇帝孫妃之父止授南班散秩盖保全後宫戚屬不令事勢偕盛以取顛覆伏望陛下逺鑒前古美事近守太宗皇帝聖範追取堯佐新命除與一郡以熄中外之議伏以陛下自臨馭以來孜孜勤政無有失德今忽行此事有損聖明若濫賞必行則朝綱威柄由此隳紊四方駭任人之失二鄙萌輕國之心臣方叨司憲適覩除命事干國體不敢緘默望聖慈開納速降指

揮或臣言之不行即乞罷臣憲司出補遠郡 皇祐二年閏十一月

上初執政希上旨一日除堯佐四使又以舉正重厚寡言同日授御史中丞朝議意舉正儒懦或逡巡退避動經旬浹則堯佐之命必行論諫弗及矣及舉正告謝上殿即上此疏不報後數日舉正留百官班廷諍復帥殿中侍御史張擇行唐介及諫官包拯吳奎陳升之於上前極言且於殿廡切責宰相上聞之遣中使諭旨百官乃退堯佐尋亦奏辭宣徽使景靈宮使乃詔學士院貼麻行下

上仁宗論張堯佐除四使不當 司馬光

臣聞明主勞心力以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士猶畏懦而不敢進又況震之以威壓之以重而望忠臣之至直言

之入難矣臣之不忠言之不直而天下安萬事治者未之有也臣竊見臺諫官屢以張堯佐事上言而陛下執之益堅拒之益固前日臺諫官等守閤請對陛下卻而不內中外之人莫不駭愕以為異事昔漢元帝欲用馮昭儀兄野王為御史大夫既而疑曰吾恐後世謂吾私於後宮遂不用今堯佐有野王之嫌而無其才陛下不次用之數年間自散郎至宣徽使彼雖實有可稱天下之人安可家至戶曉使謂陛下不私後宮哉抑又聞之

人有種瓜而甚愛之者盛夏日方中而灌之瓜不旋踵而萎種而愛之非不勤也然灌之不以其時適所以敗之也今陛下貴用堯佐遠過其分天下已側目扼腕而疾之又復摧折忠諫以重其罪是正日中而灌瓜也臣竊為堯佐寒心而陛下獨不為之深思遠慮哉非獨如是而已前者臺諫官不得對之日陰霧冥冥跬步相失寒冰著木終日不解臣謹按洪範五行傳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又按京房書謂之蒙氣此皆

陰氣太盛壅蔽陽明上下否塞疑惑不決之象天意昭然有如教語行道之人皆知其異陛下性資純孝嚴恭天命容納直言深明得失此非臣之訣乃天下所共知也獨奈何以堯佐之故忽天戒而不顧棄人言而不從輕祖宗之爵祿違古今之明鑒書之簡策使天下之人有以議聖德之萬一或累於光融高大之美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首寢不能安食不能飽深為陛下重惜者也臣聞臣之事君猶子事父也豈有父獲大謗於外而

子不以告且不諫哉惟陛下亟召諫臣使竭其所聞采納其言而慰安其意以厭上天之心觧外廷之惑闢忠讜之路塞寵倖之門則天下歡然歌頌盛德豈有窮哉昔漢明帝作德陽殿鍾離意諫即時罷之後乃復作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此殿不成矣然明帝非不欲為殿也所以屈意罷之者欲全諫臣之節而開直言之端也今臺諫官前後言堯佐者數矣陛下曾不留神省察少為裁減以慰其心夫人主所欲為人臣豈能強變

之哉顧自今以往事復有大於堯佐者在列之臣噤嘿拱手視之而已矣此非朝廷之福也不然羣臣猶朽木陛下猶雷霆安可以力校哉惟陛下察之而已矣皇祐二年十二月具草未奏聞堯佐罷宣徽使遂不上時為殿中丞同知禮院

上仁宗論張堯佐再除宣徽使　王舉正

臣近以張堯佐再除宣徽使三嘗論奏且人君御天下惟爵賞為大公受授非當則天下竊議堯佐本常才但以夤緣後宮叨據非分自去年冬罷三司使除宣徽使

制命方出中外莫不駭聽其時臣與諫官御史至留班欲廷議而爭之尋罷宣徽使尚黍節度名品今四方多虞災異數見若非奬擢有功任用賢直則何以上荅天戒下慰民望哉堯佐自罷宣徽使方逾半年端坐京師以尸厚祿今復授之益增䜛誚此乃執政不念祖宗基業之重順顔固寵不能執奏制命既行有損聖德若陛下不納臣盡忠愛君之請必行堯佐濫賞竊位之典即乞黜臣以誡不識忌諱愚直之人皇祐三年八月上時為御史中丞

上仁宗論張堯佐再除宣徽使　包拯

臣等伏見張堯佐除授宣徽南院使制命復下物議騰沸況臣等以言為職豈敢私自顧慮各為身謀哉直以誕告再行若固守前議復乞追奪於朝廷事體亦似未安所以進退皇惑不即論列雖然事體有必須裁制者不可不深察臣等不得不極陳也張堯佐怙恩寵之厚僥求覬望不知紀極始欲得宣徽使今訖行前命付與之矣雖出領外鎮將來必求入覲即圖本院供職以至

使相重任名器之大者盡可階縁恩私無求而不獲必快已欲以熏灼天下此不可不深察也伏望思已然之失為杜漸之制特降詔旨申敕中書門下諭以堯佐比縁恩私不次超擢享此名位已為過越將來更不令處使相之任及不許本院供職仍趣赴河陽任所庶幾壓塞人情防杜間隙臣等不勝為國納忠激切之至皇祐三年八月上時知諫院

上仁宗論張堯佐再除宣徽使　包拯

臣等伏以陛下凡事克己鮮有過舉止於堯佐厚甚不無衆口交非若厭物情理須裁抑然自去冬力爭此事幸賜開納天下皆仰聖度能虛懷而徇諫也今來重申前命所以不即論列乞行追奪者蓋爲朝廷曲全事體爾其如大恩不可頻假羣心不可固違假之頻則損威違之固則兆亂伏望以國家至計爲念檢會臣等前後劄子必賜施行不勝懇激之極皇祐三年正月上時知諫院自今張堯佐別有遷改恩命檢會此劄進呈執奏仍今後宣徽使不得過二員

上仁宗論駙馬李瑋指使門客　范　鎮

臣伏見駙馬都尉李瑋家指使小底已及四五十人至今不住傳宣差送又門下出入舉人皆豪室子弟僥倖無賴者又修建主第功役過甚伏以陛下只有公主一人其駙馬所宜愛之納之於善不可陷之於不善今李瑋年少正當向學而多使僥倖無賴之人在其左右修建居室復大僭侈非所謂納之於善也欲乞指揮約定指使小底人數量留外其餘人放令逐便所有出入舉

人亦宜揀選免致將來倖求恩澤别招人言仍定居室之制以防僭侈之萌此皆愛惜李瑋之事伏惟必賜施行嘉祐元年上時知諫院

上仁宗乞因祫享大慶恩恤先后之家

江休復

臣伏見陛下躬親大祫之禮祇見祖宗之靈所以崇祖妣之恩識昭穆之叙凡在宗屬莫不助祭至於配祔之坐母后之家年祀浸深子孫替墜薦奠之際其何以慰

神靈之想哉臣竊見漢章帝詔曰四時陵廟無人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此肅宗所以發德音也今駿奔在廟者不過一二近戚至於杜賀之家宋符之族與微絶未有聞焉唐開元初除昭成皇后四從叔太子洗馬仍令檢校本宗子弟此亦前代之令典也昭憲皇太后誕育二聖為一代姜任今子孫失序宅宇蕩析唐旌直言尚猶贖第還付其家矧先后之近屬乎臣謂宜因祫享大慶應先后之家子孫替墜者糾合資贍隨材擢叙量

其厚薄遞加恩恤臣苟有所見不敢緘默嘉祐四年十月上時官職未詳

上仁宗論李珣劉永年無功除授

楊畋

臣竊觀祖宗故事郭進戍西山董遵誨姚内斌守環慶與彊寇對壘十餘年未嘗有轉官之寵葢謹重名器必須平寇難静邊隅然後俾之遷授今李珣等無尺寸裨補之功特以外戚故除之臣恐天下謂陛下忽祖宗謹

重名器之訓開親戚僥倖之門曲緣私恩輕用王爵後有扞寇立功者復以何官而賞之是以不敢命詞嘉祐五年

十一月知桂州均州防禦使李珣為相州觀察使單州團練使劉永年為齊州防禦使畋知制誥上此奏封還詞頭尋詔它舍人草制而范鎮言朝廷知以楊畋之言為是當罷所遷官儻以為非即乞卻令元當制官命詞內批不許既而鎮復有論列遂罷之

上仁宗論劉永年再除防禦使　傅堯俞

臣聞爵祿天下之砥石其所以礪世者非謂人人飽高爵而厭重祿也蓋必當其勞則天下知勸苟異於是雖

窮極班品不能滿貪冒之心而但啓僥倖之路不能為勤瘁之激而徒植營私之恩伏惟陛下留神而察之臣伏覩單州團練使劉永年除齊州防禦使臣竊思永年進因恩澤未著績用於榮寵固已優渥況有舊條武臣正授巳上不許無勞叙進若此官用久次能得則建節緣日月可取至於餘人不得援例此語尤為未允惟以庸制祿不當有引例之嫌既廢令假人安可杜拔茅之勢事體明著不為難曉豈有它日約束不能限永年而

今日指揮可以塞來者乎是不足昭信天下益取輕耳

臣恐緣此煩聖聰者衆陛下無以拒之近錢晦知代州亦未嘗改官不識永年何以異於晦也伏望陛下追寢新命加謹名器使圖顯效然後遷擢則能者益奮而不能者知勉且俾條詔不為空文臣不勝懇激之至嘉祐七年五月上時為殿中侍御史裏行

上仁宗論劉永年再除防禦使　傅堯俞

臣近嘗論列劉永年無勞轉官乞行追寢至今未蒙施

行臣聞爵祿天下之公器法令王者之大柄既不能以大柄自持而以公器私於人方復區區誡之以不得援例此臣所以大惑也借使私於永年衆人可隔於陛下平均之德固已虧損況衆人之不可隔乎苟不復計校率以例遷則天下之公器如何方今事不責實貪競尚多陛下不作法以抑僥倖迺廢成法保僥倖而為之地臣所以尤為陛下惜之且法自永年始而廢於永年又恠之甚者夫置言事之官使拾朝

廷之闕者惟恐其不言今乃不然平居議論率常十格七八若壞法濫官章明較著如是之不疑者以列於陛下又置而不聽則安用言事者乎惟陛下必垂省察嘉祐十年五月上

上仁宗論劉永年再除防禦使　王疇

臣聞為國之要號令必信賞罰必當而後治若號令雖具而不行爵賞雖行而不中欲求貴倖斂縮紀綱振舉不可得已近制武臣刺史以上非有功不得遷此實陛

下謹守祖宗故事欲使爵賞之柄不濫而不私也今劉永年特以章獻太后故過推恩澤使餘人不得援例抑以條例為不足守而朝廷可以自作而自廢邪法令因公於一人而作之又私於一人而廢之何以取信於天下茍謂永年久次而當遷則刺史以上豈更無一人歲月稍深如永年者今日指揮但使孤寒之人隔在恩外不得與永年為比豈至公之意乎嘉祐七年五月上時為御史中丞詔永年復為單州防禦使

上仁宗論妃不可同皇后皆贈三代

司馬光

臣伏聞學士院新定後宮封贈父祖制度皇后與妃皆贈三代臣竊以為不可夫禮之所謹在於尊卑之分別嫌明微故國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蓋以大夫貴近於君故推而遠之以防僭偪之端士賤遠於君雖與之同物無所嫌也況后妃之際實治亂之本聖人於此尤兢兢焉皇后敵體至尊母儀四海六宮之內無與等夷

妃品秩雖貴而皇后猶為女君今封贈之典等而為一臣實懼焉雖陛下聖明宮闈之政貴賤有倫必無僭偪之憂然非所以别嫌疑防萌兆垂法度示子孫也昔漢文帝幸郎省慎夫人與皇后同坐中郎將袁盎引却慎夫人席曰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同坐哉文帝善其言彼少頃同席盎猶以為不可而犯顔力争況著之典策以為百世之法乎臣謹按天聖中遇南郊大禮皇太后追贈三代太妃止贈二代然則妃贈

三代乃近歲之失不可以不正也議者或謂外廷之臣凡入兩府者皆贈三代妃正一品禮不可以後之臣竊以為不然聖王制禮内外異宜不可均一自宰相樞密副使名秩雖殊而比肩為臣共同職業但贈三代不足為嫌皇后與妃位次相亞而有妾主之分以此尤宜分别名器使之著明以防後世之有僭差不可鹵莽滅裂苟然而已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聖旨改定新制自今後惟皇后得贈三代自妃以下皆不過二代若以外廷

之臣封贈太優則乞自今後唯宰相樞密使得贈三代自參知政事以下止於二代庶幾得禮之宜嘉祐七年十二月上時知諫院

上英宗論未可推恩后族　司馬光

臣竊聞陛下欲加曹佾使相皇太后再三不許又聞有聖旨令皇后本家分析親的骨肉聞奏亦與推恩臣愚以為皇太后既深執謙遜抑損外親則后族亦恐未宜褒進伏望陛下宣諭兩府后族恩澤並未可施行且俟

他時徐議其事一則示人子恭孝之心不敢使后族先於母黨二則示人君即政之初不可以爵禄待賢之具獨私椒房之親其於聖德益有光榮治平元年五月上時知諫院

上仁宗論向傳範除知鄆州　楊繪

臣竊以人主之於恩命不可不謹其源其源一開攀援其例者數十年猶汎濫而不可止矣向氏之宗於陛下為后族也高氏之宗於陛下為母族也曹氏之宗於陛下為祖母族也伏覩差防禦使向傳範知澶州未行間

外皆傳向傳範營廉車之命于東平之守臣獨不信之未幾果有改差雖不轉觀察使果知鄆州兼一路安撫使之任臣誠不諳國朝典故然耳目所接近制未省有防禦使知鄆州者亦罕記有防禦使兼一路安撫使者如果無之則是為不次之恩矣陛下始即位一年而后族中已有不次為雄職者若更五七年不惟向氏之宗而已矣設高氏之宗有至防禦使者攀今日之例而乞之陛下其得不從乎或不從之是厚於后族而不厚於母

族矣曹氏之宗有至防禦使者舉今日之例而乞之則陛下又不可以不從也如此則天下如鄭州者凡幾郡兼安撫使凡幾州而可以為外戚之地乎外戚之任皆據要藩於理得為便乎若曰傳範之用自以才者則他人何肯自謂不才乎臣忝諫職其敢畏避而不言也伏乞陛下謹其源塞其例勿徇一時之易而難於五七載之後幸甚治平四年十一月上時知諫院

宋名臣奏議卷三十四